

當文字從結構解體剩下了線條，已至無我即如莊子所說可與天同游。在天柱地軸間墨色淡暈暈濕，一如時序春夏秋冬，而筆觸或蒼勁或柔媚，或溫婉或悲涼正是人世真情，飄零的心終有歸屬依附。一室墨色，雖無字型卻充滿音律與文字，蒼蒼莽莽的山林，時間蛀蝕斑駁的木段，穿梭流動的歲月，掩門重鎖的深院，晚秋孤挺的殘荷，悲憫塵象的慈悲，圓與缺的寬容，相濡以沫的依偎，冷月裡的鄉愁，暗夜裡期待的微光，心為之顫動。而那一碟正是沾滿墨的雙手在情緒張滿鋪陳畫作後休憩之地，信手拈來的花瓣昆蟲，女人在廚房裡為親愛家人味著調配的心情，轉身臉譜的相視，是生活中的清歡。心境與意境結合在畫中的觸感，從小天馬行空胡思亂想是抽象創作的發源地，故事總在墨的深淺裡隱隱發光。



這次展覽對我而言，就像是學書歷程的一次期中考。準備過程心情難免起伏，有過興奮、緊張、困惑、迷茫甚至沮喪，真是五味雜陳。而五人聯展的組合從完全生疏，到意見交換，甚至相左，歷經多次討論整合，到後來的相互支持、分工合作，期間的磨合，是最難得的寶貴經驗，可說是參展外的另一大收穫。

這次「汲古尋悠」的展出，其實當中還有讓我們快樂的揮灑了一年春芳溫暖的「家」。曼華背後那位忠實「書僮」老公，默默的支持協助。錦溪全家高能量的「總動員」和年輕有為、最有力的「班長」世家，一路來的溫馨「接送情」。還有最關鍵的佈展時刻，書會理事長和秘書諸位「尖兵」畫龍點睛的調度。這一切切的「感動」也都涵蘊在我們五人成果展中。

從陌生到熟悉，從熟悉到鑽研，學習書法是條漫長的不歸路。

懷著惶恐不安的心情，參加了五人聯展。在這一年多的準備時間裡，我們除加把勁地多寫了一些作品，好讓老師來挑選外，又為了要讓會場有點特色，更通力合作用藤條和棉線編了「汲古尋悠」行草四個大字，使展覽會場增加一些現代感。

聯展後，把以前寫的作品做了一番整理，更清楚的了解自己的許多缺失，以及未來應該努力的方向。

世家、美華、錦溪、春芳和我五人，為了這次聯展，經過多次的相聚，多次的溝通，讓我們也由陌生到熟悉，建立起融洽的團隊情感，這更是一個難得又意外的收穫。

這次聯展從確立主題「汲古尋悠」，申請社教館場地與集體創作和個人作品，準備前後耗時一年半，集體創作「汲古尋悠」四字的藤木編織，更是經過多次討論與共同製作，從訂製木板版面大小，襯底布與藤木採購，編織字型的樣式，如何固定方式都是幾經折衝過程來完成，連最後懸掛位置，更是挑選夠距離的長視野來展現，當最後呈現的完美，難說一年的準備，當完成展現時，回首這一切過程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多年來傳統書法練習，在這次的「汲古尋悠」五人聯展中畫上行程的返點，而集體創作有著傳統書法的延伸，體驗用不同媒材，由可識文字進到不可識文字，以嘗試邁向現代書藝的另類表達，並期許自己下一階段追求的展望。

2016年我的書法人生是充實而積極的，在個人作品部分稍能有所突破的有兩項：

一、漢簡的大量書寫；將嚴整的隸書加以變化，在字體的大小、疏密、長短、斜正與粗細上順勢發展，尤其在

書跡

我從名家書跡悟到書法奧秘，從臨摹中試著體會筆法、結構、布白、與書家精神。

如今，我用毛筆一個字一個字寫下來，堆疊在宣紙裡。

希冀，走過這條漫長的路後，也能留下隻字片語，不為後代，只為自己的純粹與初心。

黃一鳴寫於2016.11.25



「東」、「西」呈現——書法的傳統與創新

中華漢光書道學會繼「寫什麼」「東」、「西」、「一東」、「西」沒有「〇」、「x」後，續作出此次的「東」、「西」呈現」展，是一路秉持著策展人——黃一鳴老師的理念，思考如何在傳統書法的精進過程中，看見書法結構、線質的可變性，並保有其可貴的文化特質，進而梳理出與國際接軌的可能。

典禮當天，書會邀請了四位長期關注著台灣書法藝術發展的藝評家，以專業的角度為此展分析、建言。首先是專精浸淫於文化藝術及展場領域的黃海鳴館長，他盛讚展場佈局有美術館的氣質，恭喜漢光已堪稱是一個有氣勢、有深度的團體。接著是前衛藝術家葉竹盛教授，他說看到漢光不斷的在突破向前，從傳統書道到現代書法，從書法線條到抽象繪畫多元的呈現，新穎不套，偶略有生澀但能見其意圖。而精通傳統藝術史與現代書法史的黃智陽教授則認為黃一鳴老師是少數能在教學與創作併行中，貼近現代、面向當代、以宏觀的視野帶領書會持續實驗、不斷創作的書法家。還有無論在學術與策展、傳統與現代領域都專業的蔡明讓社長，他很樂於看到一個書法學會如此有策劃性的做出展覽，並語重心長的鼓勵漢光能藉著古典的承傳，入古出新，為書壇開創新局。

最後，漢光書會理事長黃碧惠女士以其貫有的優雅、娓娓道漢光，使這場似論壇規模的開幕典禮在一般暖流中謝幕。



左右擴張及撤捺上運用了手臂的力量，甚至可以自己練習安排一張作品的架構，雖不甚理想，卻也是此次書法展中最大的收穫了。

二、米芾、王鐸的加深練習，以往的書寫的心境是寧靜安詳，但我也喜歡王鐸的強烈節奏，跌宕行氣、深淺墨色，所以這一年重覆溫習米字多變的面貌與用筆的俐落，進而到王鐸的奇險姿態，這似乎與我的本性相違背，但我嘗試著改變心態勇闖一番。

集體創作我的心得是「知易行難」，「眼高手低」。黃老師讓我們摸索一陣子，有了美好而緊張的過程後終於下了裁示，日後讓我們享受而回味的應該是那創作的過程而非最後的結果。

要有勇氣承擔實驗的失敗，又越挫越勇的，五位花甲老人，凝聚一年多的精氣神，如天馬行空的構思，其中「汲古尋悠」這件作品，絞盡腦力最後決定不用文房四寶寫字，卻以草書之形出現，有甚深涵意。今人不古，故汲汲尋古之賢德足跡。臨古人之碑帖，私淑王羲之、懷素、顏真卿等；歷代古碑。

主題定了！材料還猶豫不決，經過多次討論，決定用漂流枯木、枯藤、大樹木皮、榕樹鬚、廢木板、麻繩、鐵釘、鐵線等；如何把不同材質拼成草書。用麻繩綁嗎？用鐵釘固定在木框上？來來回回，實驗數十次，最後用黑麻布裱在厚木板上。之後把各地集來的枯木、枯藤、榕樹鬚等，以草書的字體綁在厚木板上。這四個不可識文字，要人動腦想，很有趣的。有人問我書壇上有墨象派、抽象派，這四個字，創作是取何種派？我說胡亂派。



(前排左至右) 詹美華、康錦溪、陳世家、趙曼華、陳春芳

